

“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”

-----希伯来书 11:15-16



雪国小镇的清晨仍旧阴冷。虽能感受到初春的气息，但苍茫天地中的少许莹白，仍旧提醒着我冬的存在。

推开窗，树梢虽雪花点点，但举目远望，几行雪雁带着期冀与归家的应许，悠然划过天际。又是一个归回的日子。这群旅居佛罗里达的带翅膀的朋友又再度回到了它们的小家。

在北美，雪雁每年都要经历两次 2500 英里的迁徙。雪雁的迁徙路线一经确定就不会更改。长途飞行中，它们沿途也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供应。它们通常会在 3000 英尺的高空以每小时 40 至 50 英里的速度飞行。虽飞行的过程有上升下降，但持守不变的，是归家的承诺和生命迁徙的命定。



也许同为迁徙者的缘故，每逢朋友小聚，“迁徙”的话题都会被或多或少谈及。几多欢笑，几多流泪，“迁徙”是海外华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。也许，华人是世界上除希伯来人

之外，最擅长迁徙的族裔。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生命中似乎有一双隐形的翅膀，装载着梦想与期盼，破碎与重建，翱翔与蓝天碧海之间。



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听到“叶光明”这位圣经学者名字时，与之伴随的，仍旧是一个个让人感慨的，和他相关的“迁徙”故事。迁徙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变迁，更是人生路径的彻底翻转。从世人角度来看，剑桥大学伊顿公学的学者，希腊语拉丁语学者，英国军人家庭的后裔，这一系列标签下似乎应该是一个模式化的生命轨迹，似乎一个属世成功人士的样板式人生就此铺开序幕，但从高处而来的呼召却让他开始了截然不同的生命历程。他的一生，不是荡漾在康桥的金色微波中，不是沉浸在英式上流社会的杯光觥影中，而是在撒哈拉的沙漠，耶路撒冷的小屋，在神给他量定的山岭，深谷，因着属天的命定，一笔一划书写着他的帐篷人生。

从某种角度，我们和云中雪雁和当日的希伯来人一样，迁徙对我们不仅是应许和承诺，更是属天的命定。不仅是肉眼能看得见的地理迁徙，也是向着高处，云端而去的属天迁徙。因为我们都有在应许中最美的家乡，都有生命中的锡安和耶路撒冷。也正如叶光明牧师所说，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和所有属祂的子民都进入生命的命定。



多年前我曾看过由 JACQUES PERRIN 编导的纪录片“迁徙的鸟”。不论其史诗般唯美的画面，还是荡气回肠的主题音乐 *To be by your side* (与你相依)，都让我流泪感慨。独自坐在小屋，我一遍又一遍地观看，守着电脑发呆。其实，当年我并不太明白为何如此感慨，只是觉得心某一处柔软的地方被深深触动了。但多年过去，再回首，发现真正触动我的，是那份对爱和承诺的坚韧，和对属天命定的持守。

因着这份从高处而来的爱和应许，无数迁徙的鸟必会在所定的季节进入它们的应许之地。  
祂的爱永不改变，祂的应许也永不改变。